

平劇本事

第四冊

平劇本事 第四冊

目錄

戰太平	四
法門寺	四
李十娘	一〇
打嚴嵩	一四
一捧雪	一八
四進士	二七
六部大審	三四
五人義	三八
南天門	四二
秦良玉	四五
寧武關	四九

平劇本事

貞娥刺虎	五四
全本玉堂春	五八
全本十三妹	六三
御碑亭	七三
寶蓮燈	七七
得元緣	八一
狀元譜	九一
英雄烈	九五
奇德會	一〇二
全本生死散	一〇六
全本蝴蝶杯	一一五
霄霜劍	一二三
春秋配	一二八
打花鼓	一三一

平劇本事 第四冊

戰太平

在元朝末年，朱元璋陳友諒各據一方，爭取天下。花雲是朱元璋那裡的一箇驍密院判，跟隨元帥朱文遜據守安徽太平城。

陳友諒攻下采石磯後，就乘勝來奪太平城。花雲知道處在衆寡不敵情形之下，只可堅守，而不可輕戰的。

朱文遜是箇不知兵機的主，得到友諒來攻太平的消息，便令花雲立刻出戰，花雲被遏不過，只好冒險應戰。

花雲家裡有一妻一妾，妻邵氏，妾孫氏，都是深明大義的女子，知道她丈夫要去殺敵，便備辦了酒席，預祝他的勝利。花雲接過了酒，謝過夫人，便匆匆地上陣殺敵去了。

花雲與陳友諒——友諒之弟——交戰，終以衆寡不敵，一敗塗地。

花雲同文遜商量道：「我們兵微將寡，決難取勝，不如保着千歲，殺出重圍，到金陵去搬取救兵。」

兵，再來反攻？」

「糧兵事小，保護家眷事大，如何調遣，且自由你！」朱文遜不負責任的說。

花雲知道大事已去，無可挽回，就回家裏訣別，預備以身殉職。回到家中，話未幾句，朱文遜又來逼着他去迎戰。

花雲憤然出馬，大戰陳友傑，竟將友傑殺敗。友傑見不能取勝，就吩咐手下，掘下陷馬坑，賺花雲跌了下去。花雲不知就裏，乘勝一衝，就落到陷馬坑裏被擒去了。

鄧氏得了花雲被擒消息，知道他必然以身殉國，因將襁褓中的兒子，交與孫氏道：「花家只此一子，你須好生照顧。」說罷便自盡了。

孫氏受了托孤之重，就背著孩子，裝做難民模樣，跑到花雲那裏去，與他在最後一面。

「你來得真巧，趕快替我到金殿搬取救兵去罷！」花雲見了孫氏，說了這一句話。孫氏不敢停留，即逃向金陵去了。

一日，陳友諒升堂提審，花雲來自帳前，不意看見朱文遜也被擒來了。那朱文遜問花雲道：「卿家，此番進帳去見着友諒，還是哀求的好呢？還是不屈的好呢？」

「當然至死不屈，雖然死了，至少可落箇忠貞的美名。」花雲很堅決地說。

不料文選一進便去，便跪地乞饒。陳友諒見他是箇卑怯畏葸的小人，留著無用，便吩咐左右，將他推出斬首。

花雲見了友諒，不但不跪，反而破口大罵。友諒斷愛他的英勇，更重他的氣節，便勸著他道：「你這樣地對我毫無禮貌，我也不來計較于你，你若歸順了我，就有封侯的希望，倘若執意不從，難免不受一刀之苦，試問你家中妻兒老小，叫他們去依誰呢？」

花雲厲聲道：「我是願死不願降的。」

友諒知道無法勸降，就會推出斬首。花雲哈哈大笑，大踏步的出了營帳，就刑去了。

友傑忽然大聲喊道：「刀下留人！」友諒忙問他：「却是為何？」友傑道：「你把花雲的頭一刀砍下來，他倒痛快。依弟之見，可在法場上豎一高桿，把花雲綁在桿上，叫人挽弓搭箭，作要射的樣子，花雲怕受亂箭的痛苦，也許能夠回心轉意。否則便把他亂箭射死。」友諒見他說得有趣，便依計而行。

花雲被綁在高桿上，弓箭手備箭引弓待發，花雲神色自若並無懼色。友諒又勸他歸順，他道：

「要我投降，除非日從西出，江水倒流。」

花雲出其不意，雖然繫了牢的兩把鋼刀，且殺且走，衝出法場。友諒軍卒，蹙失齊聲，雲中

之間，花雲接續前線，無思希希的道：「本想逃到金陵，搬取軟兵，再來復讐，不料那賄賂風雲，以致身受重傷，微臣力盡，不能再為國家効力了。」說能使舉刀自刎。友諒見他壯烈為國而死，不覺頓首致敬，跪了下來，勸他拜了漢拜。花雲自刎而死。式微又感嘆道：「……」

法門寺

明朝嘉德年間，在陝西鄜州縣發生了一樁離奇命案。以兩榜進士出身的堂堂縣令，竟將此案斷了個顛顛倒倒，若非有一位胆識過人的妙齡少女，鳴冤上控，這案怎得個水落石出呢？原來鄜州縣有個世襲指揮，名叫傅朋，因父死居喪，沒有做官。有一天，正當清明佳節，他到郊野散步，見那桃李掩映，花枝如雪，他心中真是快樂。信步走到孫家莊，見有一人家，竹籬茅舍，清幽宜人。竹籬院中，有一個麗少女，手持女紅，若有所思，細細看去，才知道是孫寡婦的女兒，這孫寡婦是以義難著名，他便以買雞雞為名，進門和這女子勾搭，這女子的名字叫做孫玉姣，臨行之時，又故意在門外失落玉鐲一隻，留作定情之物。孫玉姣見他年少貌美，本也有意，只是少女的心情，羞羞答答不敢相授。待傅朋走後，她才去門前瞭望，忽見地上有玉鐲一隻，不覺又驚又喜，連忙

孫玉枝家，見其目淚，感其苦，遂不厚其人而恨之。自中一變，孫玉枝家，天以誠心待孫玉枝，轉回家中，誰想又被一人暗中窺見，這人姓劉，是個年約四十的婦人，平日慣會做媒拉線，從中取利，因此人都叫她劉媒婆。這日她正從這裏經過，看得清清楚楚，待傳朋走後，才走進孫玉枝家中，先向孫玉枝家裏一番，細則用甘言引誘，答應爲她成全好事，要她拿出繡鞋一雙，作爲贖玉鐲的答禮。孫玉枝無法，只得聽從。劉媒婆帶鞋回到家中，洋洋得意，以爲有財可得，無意中又被她兒子劉彪看見。這劉彪以養豬爲生，凶悍欺詐，無所不爲，這日見她母親拿來一隻繡鞋，甚以爲疑，問明情由，便暗偷繡鞋出街尋找傳朋，想借此敲詐。他在大街邊着傳朋，一把揪住他，說他害害民女，這繡鞋便是物證。傳朋聞之愕然，他又不知從之來歷，更覺自己是個世襲，如何能受其敲詐，正在爭吵，有坊間地保劉公進向前問明情由，將劉彪責斥一頓。劉彪欲再爭論，一來傳朋是個世襲指揮，有錢有勢，二則地保又偏向着他，於是一日悶氣，暫咽在肚裏。跑到酒店，借酒解悶，誰知一飲大醉，適才街頭受辱之恨，湧上心頭，既不敢惹傳朋，又不敢鬥地保，以快心意，便想到坊間的孫玉枝家裏，借故吵鬧，洩洩私忿，於是暗藏屠刀，潛入孫家。此時夜已深黑，屋內沒有燈光，劉彪留神聽去，聽到屋內有呻吟之聲，劉彪以孫玉枝家並無男人，何來此呻吟之聲，此必傳朋與孫玉枝私會無疑，真所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闖入房中，舉刀便將二人殺死。誰知所殺者乃孫玉枝之兄弟褚生和她的弟婦賈氏，他們都住在孫玉枝家裏，劉彪在黑夜之間，辨不清楚，因將二

人眼殺了。劉彪手持人頭，暗想劉公道左袒傳朋，情實可恨，便跑到劉公道宅邊，將人頭拋入劉公道院中。這時劉公道剛欲就寢，忽聞窗外撲通通響幾聲，看家的狗汪汪在叫。劉公道疑有賊盜，便燃起燈亮，命小僮王宋與兒在前引路，親自查看，細看一遍，那裏有賊的影兒呢？還是宋與兒仔細，他發現了一個人頭，滾在脚下。劉公道一見，直睜兩眼，嚇得魂不附體，他生怕宋與兒年幼心直，無意中走漏消息，心生一計，叫宋與兒去砌砂井前埋葬人頭，當宋與兒將人頭投在井內的時，略察一聲，宋與兒腰裏上着了一劍，就給人頭殉了葬了。劉公道以人命關天，怕露馬腳，又去找宋與兒的父親宋國士，說他兒子拐錢私逃，硬要宋國士償還。這宋國士是個窮秀才，因生活無法維持，才叫兒子給人家做工，他那裏還得起這項冤債。劉公道一不做，二不休，把心一橫，索性將宋國士，扭到衙裏面，硬告他縱子拐騙，要求公斷。那縣知縣，名叫趙德，腦筋簡單，不加細察，竟將宋國士押監，逼他償還二十兩銀子。宋國士有個女兒，叫宋巧妓，痛父親受誣押監，便親到縣衙，請求代父坐監，以便父親出來帶劉銀子。趙德見她答應帶銀子，便允所請。這時外押房人數已滿，將宋巧妓關且寄押在死囚牢裏。宋巧妓有一天，看見二個老婦人前來探監，與一個少年囚犯抱頭而哭，觀他們動作，像是母子關係，聽他們談話，又像是爲了甚麼殺人的案子，判成死罪的，再看那少年，眉清目秀，態度溫和，絕不似殺人的兇犯。內中一定有什麼冤情，宋巧妓眼裏看着

他們哭訴情狀，不覺柔腸暗轉，撲拉拉淚也落下。老婦人見她落淚，便向她問話，知道她這樣的弱女子，竟肯替父坐監，一當是個孝女，便說明假替她出二十兩銀子，釋放出監。宋巧妓當場拜謝，又問那少年因何犯了死罪，老婦人一一說明，原來那少年因犯正是傅朋，自劉彪在孫家黑夜殺人，孫家婦見兄弟夫婦被殺，便去縣衙告狀，知縣趙廉差人四下查訪，終無下落，劉彪心恨傅朋，便暗教謠言，說凶手就是傅朋。特將傅朋拿到，趙廉不加細查，一味苦打，傅朋刑不過，竟自承認，因此判成死罪。宋巧妓聽了老婦人述說這段冤情，心中痛苦萬分，雲長問，又想到劉彪不是別人，正是與己同院居住那位劉媒婆的兒子，又問明劉彪行凶日期，恰巧劉彪正當那晚酒醉歸來，身上帶有血痕，還是自己親眼見過的，原以為他殺豬歸來，今聽此言語，疑案此案有關，便向老婦人說明此冤，願自己出首替其子伸冤，務使水落石出。但既非親眷，究以何名義出首呢？老婦人聽她說得懇切，又觀其聰慧勇敢，便言道：「我家世襲指揮，姑娘若不嫌棄，萬一辦明了冤枉，兩家結為姻眷，豈不美？」宋巧妓聞言低頭不語，老婦人便知道她含羞答應了，便交她銀子。趙廉見有了婆子，便釋放她回去。宋巧妓到家，先將婚事向宋國士表明，宋國士十分同意，惟對於替傅朋伸銀冤，却無法可想。倒是宋巧妓聰慧多智，先在自己房中設下圈套，然後將劉媒婆請進房來，劉媒婆不知是計，竟喝得酩酊大醉。宋巧妓乘機向前勾引，劉媒婆便將劉彪殺人之事，一一說出。宋巧

被關了，心中又驚又喜。正植皇太后拈香，駕幸法門寺，有太監劉瑾，帶領校尉扈從，真所謂：「太后出朝，地動山搖，」遠近婦孺，無不聞知。宋巧姦自度趙廉昏庸，在他手內，終不能為傅朋辨白冤屈。何如到太后駕前，直告縣令，則此案自然根本了結，便請父親寫了一張稟狀，上寫自己違父命許配傅朋為妻，只因清明時節，傅朋上墳祭掃回轉，路過孫家婦門口，無意中失落玉鐲一隻，被孫玉姦拾去。以下便虛寫個明白。宋巧姦懷揣冤狀，同父親直赴法門寺訴冤。法門寺龍旗隊隊，劍戟森森，前呼後擁，何等威武，宋國士遠遠望見，早嚇得魂飛魄散，又以爲狀紙明告父母官，容易開闢，便要帶女兒回轉。還是宋巧姦有主意，有胆量，她獨身跑到法門寺門首，高呼「冤枉，」小太監賈桂，奏明太后，劉瑾在旁一聽大怒道：「不到地方官那兒喊冤，單跑到這兒來，拿下去給我殺了」。太后道：「大佛寶殿，那有殺人的道理？看那女子有狀無狀？」賈桂把冤狀呈上，劉瑾命他朗讀一遍，太后又命宋巧姦進內，親自審問一遍，聽她說的，與狀詞上的相同，便傳旨將此案交劉瑾審問。劉瑾奉旨，差人將鄆縣知縣捉來，鄆縣趙廉提到時，初猶抵賴，一口咬定「傅朋係殺人的凶犯」。宋巧姦利口如刃，當堂對質，又將劉媒婆提到，作爲人證。劉媒婆直口承認：「誰殺了宋巧姦？」這時趙廉才知大夢初醒，惶恐無地，劉瑾賈桂將他好生押解。趙廉當堂泥首不已，自認昏庸，劉瑾限他三天將人犯一齊拿到，短少一名，定斬不饒。趙廉素來知道劉瑾是太后

最難信得太監，並且敢爲壽子，和太后母子相稱，滿朝文武，那個不怕。趙廉聽了這話，那裏敢怠慢，只得前去，便立刻將劉彪傳到，劉彪初還不肯吐實，及將動刑拷打，才承認自己是殺人的凶犯，又供出人頭投在劉公道家內。趙廉又將劉公道傳來，劉公道承認有人頭投在他院內，但再看，滴滴不見。趙廉見他不肯供出人頭所在，喝聲「拷打」，劉公道才招出來，在蘇砂井內，趙廉以人命關天，便叫「打這蘇砂井」，打撈人頭。當打撈人頭的時候，更發現井內有死屍二個，打撈上來，趙廉問劉公道：「這死尸是從那裏來的？」他不肯招，謊言：「這井內打從有井那一天就有的」。趙廉喝聲：「打」，劉公道這才招認：「那死尸是小僮王宋興兒」。當打撈的時候，正值宋興兒也來探聽消息，他見這屍身正是自己的兒子，不覺抱尸大哭。趙廉問明情由，將劉公道痛打一頓，將二人犯帶到法門寺，聽候劉瑾發落。結果劉彪劉公道都判成死罪，劉媒婆以「子大不由母」判決她尼姑庵裏燒火。傅朋無罪，釋放回監。皇太后看看宋巧妓和孫玉枝長得十分可愛，而且孫玉枝對傅朋也有委身相侍的意思，便欲賜玉帶，並許配傅朋爲妻。劉瑾又以傅朋尚未爲官，先補他個都司，再圖升遷，惟趙廉以行賄買桂，「先爲之容」的關係，竟升了鳳翔府的知府，這場很幽默的戲劇，告完結。（張雲甫）

李十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宋朝時候，有一個士子，家中有父母妻子，一家五口過活。他的妻子叫李十娘，面貌端麗，楚楚動人。他的住宅緊靠着襄陽王的府第，後宅和襄陽王的後花園遙遙相望。一日，十娘在後宅中作活，一幅麗影被襄陽王看見了。這襄陽王拿定主意，一定要十娘為妾，只顧着寒士孤世，不能夠立刻作出來。他面前那些勢利的壞蛋，立刻替他想出三條計：一、假稱大王寵賚下士，向重士子求學，請這寒士到府飲酒，他素日羨慕大王顯赫，懼怕大王的威勢，諛他也不會不來，不曉不來。待酒過數巡，把毒藥放在酒中，他吃了下去，那時即着人告訴他的父母說他的兒子忽然得病，請他前來看視。只要那兩位老兒能見到他兒子，膽撞最後一口氣，他就不覺疑心大王有預謀殺害的意思，大王等那寒士死了，即幫他料理喪事，百忙裏送寒送喪，不慈他們不感恩圖報，那時再挑起婚姻的事，非不愁他大向答應。襄陽王拍手大喜道：「果然這條妙計，就照這樣做。」人面獸心，且再意對（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他素無來往，且說他是當今的權貴，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平民，根本沒有和他們來往的份兒，他這張貼兒裏面或者有些把戲，不可貿然前去！」她的丈夫嘆嘆的道：「總是婦人見識，我們和他沒有交情，但是也沒仇恨，他想害我做什麼。且說他是權貴，我們怎敢得罪於他？」七娘見丈夫主意堅決，不再再勸，即替他穿戴齊整，到襄陽王府來。

(三)

十娘見丈夫去了許久，還不會回來，心裏忐忑不安起來。忽聽門外有人叫門，趕忙把門開了，原來是襄陽王府的管家，那人說道：「娘子，你家相公，在王府飲酒，忽得了急病，請娘子趕快過府去！」十娘道：「你且回去，我隨後就來。」她把丈夫失了急病的話對公婆說了。兩位老人家一時地絕，過了一會工夫，才醒轉來，老太公說：「你去恐有不便，待我去看看！」話猶未了，又有人在敲門，太公前來開門，一個王府的家人急道：「相公病已不救了，請趕快去料理喪事。」太公吃驚道：「那真有這樣的事？」那家人怒罵道：「我家王爺請他吃酒是好意，你還疑心他有歹意嗎，真是不圖抬舉的蠢貨！」太公道：「大爺不必生氣，我一會說錯了！」太公回到中堂，把話向婆婆媳婦說了，一家都跌在淚海裏。太公忍着淚，同那家人到王府而去。

太公見兒子死得冤枉，即具狀到縣鳴冤。豈知那縣官正是襄陽王的爪牙，見狀子上告的是襄陽

王，連看都不看，提筆批了個「不收理」了事。太公有冤不能訴，回到家中，老少更是一團愁。正在悲愁的當兒，忽聽門外有人敲門，一家人慌作一團，不知又落下了什麼滔天大禍。太公前去開門，一個媒婆見了太公，當頭就是「恭喜恭喜！」太公道：「我們哭還沒有空兒，那裏來的喜？」媒婆道：「太爺，你還不明白嗎，王爺愛上了你家小娘子，你老人家還不是享不盡的富貴嗎？」太公聽說，兩眼冒火，並不回言，伸出一隻黑大的掌兒向媒婆臉上打去。媒婆怎吃得消，退後了好幾步，站住罵道：「你還不識抬舉的東西，好話不願聽。」回身向遠處招手道：「來來來，把花紅彩禮抬了進去！」幾個粗腿大膀的漢子抬了幾架食盒，橫衝直撞的向門裏走，太公出來阻攔，怎能攔得住。媒婆叫那幾個抬食盒的漢子把彩禮放下道：「王爺的命令，今晚就來接娘子前去成親！」也不等太公的回話，說罷獨自去了。

十娘見公公婆婆哭得死去活來，自己也沒有挽救的法兒，傍晚時節，鼓樂輻夫已從遠而來，大門外已成了一座鬧海，十娘心裡想道：「若想脫免，恐怕比登天還難，若是因身事仇，怎麼對得起已死的丈夫，不若權且允了，到他家把仇人殺了，豈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嗎？」主意打定，即對公婆說道：「仇人待着強暴，我們怎能抗得過，不若讓媳婦前去，若蒙他憐憫，或有回來歡聚的一日，若是那賊子良心不改，我也好替你的兒子報仇。」指著尚在襁褓的孩子道：「兒生大成，好生侍奉。」

公婆，爲娘的死在九泉之下，也就安心了。」說着，說着，淚流了下來。襄陽王派來的人，都來催促十娘上轎。十娘忍住了眼淚，重整雲鬟，另着新粧，檢一把尖刀藏在身邊，到前堂向公婆拜辭，只見兩位老人家，老態龍鍾，淚痕縱橫，想起了離別後的淒涼光景，心裏一陣酸痛，腿腳一軟，再也沒有氣力上轎。轉身向公婆拜了又拜。王府的人像些虎狼般的大嚷着：「請上娘子轎！」十娘像從夢中驚醒似的，把淚拭乾，轉身向轎走去，正待上轎時，她猛然轉身又跑上了堂去，從婆婆手裏抱過了自己的孩子，淚珠像雨點般落了下來，哭道：「兒呵！娘懷胎十月，受盡辛苦，你才有今日，實指望你長大起來，孝敬父母，光耀門第；誰想到你爹爹被賊陷害，你娘被賊強迫改節，不能把你撫養長大，並非爹娘忍心，實是賊人太狠。你長大成大，應孝順公婆。爹娘墳前燒一把紙也就夠了。」說罷，大哭起來。王府的人又是一陣催促的叫喊。十娘立刻止住了哭聲，轉身下堂，忽然又轉身走上堂去，把小兒抱在懷中，一面哺乳，一面哭道：「兒呵！這恐怕是娘給你最後一點乳血了。」那無端無知的孩子直瞪着母親的淚面。玉府人衆又一齊鬼喊似的嗚叫起來，十娘把一條心絲割斷，在人馬嘈雜聲中上轎，向王府去了。

襄陽王見喜轎進門，暗暗自喜，多日的心願，今晚可得一償了。酒醉飽之後，被那些打僧湊趣的門客擁進了洞房，他見那李十娘，體態淡抹，儀態萬方，十分靈秀已奪去了九分。十娘假意堆

下笑臉道：「今日是合巹之夕，奴願與大王飲個合歡盞兒。」玉鳳既，卽吩咐出去，趕快備筵。不一會工夫，洞房中銀燭高烧，盃盤羅列，十娘趁他酒醉色迷的時候，遞盞子他盞盞，便飄然睡去，不省人事了。十娘從身邊取出尖刀，握在手中，照準他的胸口刺去，他大喊一聲，卽不能再動轉了。十娘見他死了，聽得房外有人來了進來，恐受賊奴的污辱，乃拔起刀見聞自己的咽喉刺去，立刻變成隔世的人了。（閱金鏡）

打嚴嵩

明嘉靖年間，嚴嵩爲宰相，上欺天子，下壓羣僚，先後害了楊繼盛、沈鍊等忠臣，還不死心，又差錦衣衛隨員提拿邱馬二將。當時有一個外職御史叫鄒應龍的，爲人清白正直，只礙於自己是外職的官兒，不能直接面君奏本，滿胸的氣憤不得發泄出來。心裏忽生一計，乃前往相府求見嚴嵩，門官欺他官卑職小，不與他接稟，應龍只得委屈求見。嚴嵩知道應龍和開山王常寶素要好，今天猛古突的前來拜見，心裏覺得可疑，但又不好不見。卽傳話出來，着他東邊行禮。應龍打躬而見。應龍明知嚴嵩存心捏弄他，然而爲了完成一樁心事，只得忍在心裏。嚴嵩傲慢的問道：「鄒應龍要見老夫，有什麼事？」應龍假陪著小心道：「下官有件機密事稟與太師。」嚴嵩是最怕別人罵他